贝利:足球之美 (5)

◆ 贝利 & 布莱恩·温特(巴西)著 吴果锦 译

战无不胜的巴西队输球了

当朋友和家人陆续走进我们家准备听球赛的时候,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。“爸?”“什么事,迪科?”“我能跟你一起去市里庆祝吗?”通过眼角的余光,我能看到母亲正朝父亲猛摇头,但父亲假装没看见。“好,”他笑着答道,“但是时间不能太长,玩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我被快乐冲上了云霄,轻飘飘地跑到收音机前,使劲靠近身子听着比赛的情况。马拉卡纳球场的观众兴高采烈地大声喧闹着,收音机里的解说员开始逐一介绍巴西队的成员。这是一支可怕的队伍,是高超的球技和生机与活力的混合体。济济尼奥,我最喜欢的巴西队球员,他被誉为球场上的达·芬奇;巴博萨,世界顶级守门员,在6场比赛中仅失4球;阿德米尔,就是“下巴”;还有左后卫“小胡子”(即若昂·费雷拉,“小胡子”是其外号),他正在里约最大俱乐部之一的弗拉门戈队效力,他入场时得到了热烈的欢呼。终于,解说员念到了1950年巴西国家队队长的名字。他是个令对手胆寒的防守队员,还是球队的精神领袖;他似乎对这次大赛的压力毫不动容,也许跟他以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吧,在踢足球之前,他是一名联邦警察。即便用防守队员的标准来衡量,他也不是一个得分型球员——在他为巴西的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打的297场比赛中,他一球未进。但他是防守端的中流砥柱,是球场上的镇静剂,所以,他是这种决赛上不可或缺的队员。

他就是奥古斯托。就是那个8年前在米纳斯吉拉斯的比赛中与我父亲撞在一起的人。时运弄人。一个人痊愈了,成了巴西队的队长;而另一个带着膝伤黯然返乡,在收音机前听着前者的比赛。也许当天父亲心怀羡慕,但他并没有说出口;我想,他最想要看到的是巴西队能赢下比赛,别的都不重要了。

上半场的比赛异常激烈,巴西队的进攻一波接着一波。我们由5位前锋组成的强大攻击线,在可怕的“下巴”的带领下,向乌拉圭的球门狂轰滥炸。看过那场球赛的人都说,上半场的比分本应是巴西2:0或3:0领先,但乌拉圭的守门员罗克·马斯波利把所有的射门都挡在了外面。人们都说,他有几个扑救非常幸运。其实在随后的岁月里,罗克得到了一个“幸运儿”的外号——他曾两次中了乌拉圭国家彩票大奖。所以我猜,1950年7月16日这一天,巴西队碰上了罗克的幸运日。

下半场开始,弗里亚卡的射门终于突破了罗克的十指关。母亲和父亲拥抱在一起,我和朋友们冲出屋外,外面到处都在放烟花,我的耳朵都震地发出欢快的嗡嗡声。在马拉卡纳球场内,现场的观众也在抛撒彩色纸屑、燃放烟花。人们的情绪终于引燃了,全国大狂欢拉开了序幕。我和朋友们返回屋里的时候,家里的庆祝仍在继续。父亲和朋友们喝着啤酒,谈论着当初在BAC踢过的比赛,并未十分关注收音机里的声音。

这时,我们听到国家电台的解说员冲口而出:“乌拉圭进球了!”嗯——什么?“乌拉圭进球了!”那位解说员后来解释说,他之所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,是因为他知道听众在听到第一遍时不会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屋子里一片死寂,我们听着解说员复述进球经过。“精彩的进攻配合,最后带来扳平比分的进球。”解说员讲道,声音突然低沉了很多,“‘小胡子’的球被吉贾断下,他传出一记低球……漂亮的传球……斯基亚菲诺从左路插上,破门得分。”巴西1,乌拉圭1。

到现在为止,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。1950年世界杯采用的是循环制赛事,主要是因为参赛的球队太少了。根据前面的积分,巴西只要在决赛中与乌拉圭打平,就能获得冠军。再说,比赛只剩20分钟了,而我们的球队在前面的比赛中平均每场丢球数还不到1个。所以,我们的防守队员是不会允许对方再进第二个球的。但是,就在乌拉圭破门那一刻,一种奇怪的感觉出现了。马拉卡纳球场的观众感觉到了,远在巴鲁的我们也感觉到了。我们所有的自信和大吹大擂似乎一下子灰飞烟灭,就像气球突然漏光了气。我们把自己抬得太高了,摔下来就是致命的后果,而就在那一刹那,所有的巴西人都感觉站在了悬崖边上。

我偷看了父亲一眼,他眼睛睁得很大,瘫坐在椅子里。在马拉卡纳球场内,现场的20万名观众也不知怎的突然鸦雀无声。这种静默,科斯塔教练后来说:“把球员们吓坏了。”而打进一球之后的乌拉圭,这只赛前并不被看好的“猎犬”,嗅到了血腥味儿。

足球跟国家大小无关,跟球员的身材无关,勇气、技术和努力才是其决定因素。老天啊,我本应比其他人更明白这个道理。不知是怎么回事,我们竟然忘记了——乌拉圭的足球传统一点儿都不亚于巴西。乌拉圭国家队在世界上也以“garra charrúa”而闻名,这是一个方言词,意思是勇气和斗志。他们在上世纪10年代之前就将黑人球员招入国家队,这一点比包括巴西在内的其他南美国家都要早。乌拉圭曾获得两次奥运会足球金牌,甚至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——就在1930年于乌拉圭举办的首届世界杯上!(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,即第一届世界杯,于1930年7月13日至7月30日在乌拉圭举行,共有13个国家参加了比赛。东道主乌拉圭以四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)那届世界杯跟1950年世界杯类似,同样有很多世界强队未能参赛。当时全世界都受到经济大萧条(指1929年至1933年之间源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)影响,很多欧洲球队都不能参赛,因此很多人都说乌拉圭能获得1930年世界杯冠军实属侥幸,然而,这些人的话说得太绝对了。当乌拉圭人来到里约参加决赛,却发现被人当成巴西队夺冠的陪衬时,他们做出的正是一个昔日王者的反应——他们不服。乌拉圭的球员怒不可遏,憋着劲加强训练;而在他们的怒气中,球队教练和随队官员看到了机会。

比赛当天上午,乌拉圭驻里约的领事曼纽尔·卡巴雷罗拿着20份印着“巴西是世界冠军”大标题的报纸来到乌拉圭队下榻的酒店,这时队员们正准备吃饭。卡巴雷罗把报纸扔在餐桌上,说:“我是来慰问你们的,你们被打败了。”队员们立刻炸了锅。其中有个名叫尤西比奥·特杰拉的球员,一贯以脾气暴躁而闻名,他站起身来,一拳捶在墙上。“不,不,不!他们不是冠军!”他高叫道,“让他们看看谁是冠军!”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这样的:乌拉圭的队长奥布杜里奥·瓦雷拉随后把这摞报纸拿到酒店的厕所里,他把报纸扔在地上,队员们鱼贯而入,往巴西球员的照片上撒尿。

在踏上球场的那一刻,乌拉圭队员的紧张感消失了,而上半场的平局也让他们不再对巴西心怀畏惧;战无不胜的巴西队也不过如此,而下半场巴西队的首个进球更激起了乌拉圭队的斗志。奥布杜里奥从球网里把球拿出来,抱在怀里,朝在场的每个人——裁判、观众——咆哮了整整1分钟。当他最后把球放下,让比赛继续时,他对队友们喊道:“打败他们!不然就没命回家了!”

这么说有点夸张了,但他并不是当天第一个在巴西夸大其词的人。乌拉圭队员随后的劲头正是奥布杜里奥所希望看到的,接着他们就打进了扳平的一球。又过了10分钟,阿尔西德斯·吉贾这位乌拉圭优秀的右边锋又有了一次独自面对巴西球门的机会。

也许是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失败,也许是被客厅里的静默吓到了,在乌拉圭打进第二个球之前,我就跑到外面跟朋友们玩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父亲的朋友们慢慢地拖着脚步从我们家走出来,脸上带着苦恼的表情。那时,我就猜到结果了。我把球放在地上,深吸了一口气,走回屋里。父亲背对着我站在窗前,望着外面。“爸?”他转过身来,脸上挂着泪。

“我这一辈子,再没有见过像那场比赛失利之后巴西人那样的悲伤。”多年以后,为乌拉圭打入制胜一球的阿尔西德斯·吉贾如此说道。接着,他又稍带自豪地说:“历史上只有3个人能用一个动作让马拉卡纳球场安静下来——教皇,弗兰克·辛纳屈(20世纪与猫王、披头士齐名的乐坛巨匠),还有我。”

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

[美] 迈克尔·富利洛夫

5.断断续续寻求阻止战争的方法

处于冲突边缘的富兰克林·罗斯福开始将关注中心从新政和国内政治转向外交政策。他断断续续地寻求阻止战争的方法:在1937年10月,他呼吁对侵略者实施孤立,几个月后,他又起草了美国的和平倡议。但是,政治对手及他天生的谨慎阻止了他这样做,即使阿道夫·希特勒在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。“可怕的事是,”富兰克林·罗斯福对演讲稿起草人贾奇·塞缪尔·罗森曼说,“当你准备率队前进时,往后一看,后面一个人都没有。”据说,温斯顿·丘吉尔的名言是,“顶风的风筝飞得高”。但罗斯福更喜欢顺风飞行。

不过,富兰克林·罗斯福模棱两可的态度在1938年慕尼黑协议后开始减弱,根据慕尼黑协议,英法两国屈从于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,这样,苏台德区被分割给了德国。慕尼黑协议表明,与希特勒的谈判是徒劳的:只要纳粹职掌政权,持久的欧洲和平是不可能的。罗斯福再次发出信号,加强军备和修改中立法案,但他再次遭遇了国内的阻力。

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,史称“碎玻璃之夜”,纳粹开始在全国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。犹太教堂被烧毁,商店被洗劫一空,2万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,无数人自由的权利被剥夺。“我本人难以相信,在20世纪的文明中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”富兰克林·罗斯福对白宫记者团说。紧接着,在签订慕尼黑协议后不到6个月,希特勒又违反协议,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。经过多年饮用被英国反法西斯领导人丘吉尔称作的绥靖主义的“苦酒”后,英国和法国终于强硬起来,宣布支持波兰维护其领土完整。在华盛顿,罗斯福重新开始了对立立场的改革,并加速了对美国公众对欧洲局势看法的引领。

欧洲的局势也迅速变化。8月末,柏林和莫斯科签署了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》,9月1日,置罗斯福的最后请求于不顾,希特勒入侵波兰,迫使威廉·布利特半夜给白宫打来电话。

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,波兰还是在德国纳粹和苏联的联合进攻下很快陷落。苏联是在9月中旬实施干预的。此刻,贝尼托·墨索里尼尚未决定加入,他获取猎物的愿望因意大利军事上的准备不足而作罢。罗斯福曾保证让美国远离冲突,但他丝毫没有掩饰对波兰的同情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,伍德罗·威尔逊也许诺说,美国将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中立。富兰克林·罗斯福则不会那样绝对。“这个国家将保持其中立国地位,”他在炉边谈话中宣称,“但我却不能要求每个美国人在思想上都保持中立。即使是中立者也有权考虑事实。即使是中立者也不能被要求关闭其思想和良心。”

根据他对事实的判断,罗斯福迅速行动以实施更清晰的中立改革版本,而他曾对此颇感迷惑。他希望的中立是偏向民主国家,而美国也越来越赞同他的观点。在总统的竭力主张下,国会废除了武器禁令,将“现付自运”原则应用于与交战国的所有贸易。其主要影响是让美国强大的工业产出能够为英国和法国所利用,两国是富裕的贸易大国,能够支付并运输所购买的商品安全通过大西洋,因为英国皇家海军正守护着大西洋。

同时,罗斯福将手伸向了温斯顿·丘吉尔,他是被内维尔·张伯伦首相提拔入英国内阁的,并被任命为负责皇家海军的海军大臣。“如果你愿意让我个人了解任何你希望我了解的事情,我将始终如一地对此表示欢迎。”总统在1939年9月11日写道。这是两人在战争期间往来的两千多封信件、电报和备忘录中的第一封信。

在9月到10月期间,整个欧洲的军队保持着平静。在大国之间发生了一些海上战斗,但陆上没有出现冲突。德国和法国军队在边境对峙,不过都没有跨越边境。在被占领国家,出现了针对平民的可怕犯罪,但在表面上,局势颇为平静,此时,居然有两位英国老太太让美国运通公司巴黎办事处安排到前线旅游。难怪,来自爱达荷州持孤立主义观点的参议员威廉·博拉认为,“这场战争隐含着骗局”。法国人也认为这是奇怪的战争。德国人使用了“坐着的战争”一词。不过,大多数观察家相信,纳粹不会永远坐而不动。发动春季攻势的恐怖迫在眉睫。

宁波商人

徐志明

6.结下了怨恨

果然,行情就像彼得罗先生所说的那样,彼得罗先生离开一个礼拜,火油的价格已经涨了一成,而煤炭价格更涨得离奇,居然涨到二成多。看着交易所的牌价,章承德心里怦怦乱跳:按照这个价格出手,他已经可以净赚2万多块大洋。天哪!2万多块啊,这是一个商人也许一辈子都赚不到的数字。章承德决定先抛出一些火油和煤炭。哪里料到,他的货挂出去才两天,马上有人来找他要货。来人是日本东洋汇株式会社的大岛田,此人在上海滩什么生意都做,以大进大出著名。

“承德君,你的,有多少火油煤炭的,我的统统的要货。”那天,从来不曾与章承德打过交道的大岛田专程到英华洋行,看到章承德上来就开口,显得底气十足。“大岛田先生好气派,只是我的货已经有买主了。”看到大岛田先生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,章承德突然改变了主意,他不想把货物卖给大岛田,他觉得东洋人不靠谱,太刁。

“章,我的知道,你的货物现在还没有买主,你的,应该把货物统统地卖给我,我的,现在就付给你银票!”大岛田抚弄了一下修剪得很整齐的仁丹胡须,那张胖乎乎看上去挺和气的脸上吐出的语气咄咄逼人。“大岛田先生差矣,我的货已经有买主,定金也付了。”章承德不卑不亢,沉稳地说道。他料定大岛田想讹自己。“章,你的欺骗我,我的知道,你的货没有出手,我的统统的要!”大岛田语气依然咄咄逼人。“不行不行!大岛田先生,做生意要讲究信誉,我不能把货给你!”章承德毫不松口。“章,你看看这样的行不行,你的违约金我的支付,另外,再加你500大洋,你的,多赚500大洋,好不好?”大岛田看看章承德一张诚实的面孔,突然语气软了下来。

“真的不行啊,大岛田先生,你应该知道,做生意靠的是牌子,我不能因为多赚500大洋倒了自己牌子,这是信誉,信誉你懂吗?”章承德向大岛田作了个揖,摇摇头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“你?”大岛田忽地站了起来,“你的,不够朋友,我的再加你500块,1000块大洋,你的把货统统地给我!”大岛田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。章承德摇摇头,摊开双手,摆出一副爱莫能助的姿态。大岛田看说服不了章承德,只好悻悻告辞,临走他扔下一句话:“章,你的,会后悔的!”大岛田与章承德结下了怨恨。

章承德没有把货卖给大岛田算是做对了。几天后,火油和煤炭价格又大幅升高,他开始出货,这次,他把一半的货卖给了多家中国商人,有徽州商人,也有福建广东商人。这些货出手,章承德已经收回了十多万银两,剩下的那些货,说啥也不会少于先前的数字,因为货物的价格还在猛涨。这么一算,他章承德至少稳赚七八万两银两。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?

章承德下舢板上岸,码头上那辆西式马车还等着。“去洋行。”章承德吩咐道。于是,西式马车在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中轻快地跑动起来。

马车沿着外滩新筑的煤渣路飞快奔驰着。对外滩,章承德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,他刚到上海的时候,就是在外滩不远的德达码头上的岸,那时候的外滩,还没有这条煤渣路,而且江边还有许多芦苇丛,与他家乡甬江边没啥两样。但是仅仅十几年光景,外国人修建了光洁宽敞的马路,还建筑起漂亮的江堤。令人赞叹的是,隔着马路,迎着黄浦江向东一侧的外滩,原先零散的洋房很快连成一片,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,让人看上去都感到舒服。

章承德从马车窗口看黄浦江,这一段江岸叫万国码头,现在是专门用来停泊外国轮船的。万国码头没有一艘中国船,中国船只能停泊在南市十六铺一带码头。十六铺码头停靠的中国船只多数是矗着桅杆的近海运输沙船。沙船是宁波人的运输船,章承德的许多同乡就在这些船上讨生计。这些同乡中就有他的朋友阿祥。章承德的马车到了英华洋行门口。英华洋行设在外滩一幢三层西式大楼里。这幢大楼有七八家外国公司,这些公司,有法国的,葡萄牙的,意大利的,德国的,老板都是外国人,但是真正做事的却是像他一样的中国跑街。让章承德看不懂的是,那些洋人在生意上是对手,却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开派对。倒是中国跑街,都现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,即使在过道上碰见,大家互不点头,形如陌人。